

優等獎

購物狂的叨叨絮絮

夏至

簽字離婚後第三天，長年在廣告公司忙到無日無夜的我，清晨七點半接到為了即將上廣告片而焦慮發作的客戶電話，我某條見義勇為的腦神經條忽自縊斷線，拿著手機對無理取鬧的另一頭刻薄冷罵：「臺北之所以是個盆地，就是為了要埋葬你這種人！」

此後，就沒有此後了。

我終於前所未有的順利地遞出辭呈，隔天開始就躺在床上自然醒。有工作的人才上緊發條過日子，我則發現自己不需學習就游刃有餘一項新技巧：慵懶度日。

摩挲床單的皺褶，近午再起身。

慢條斯理滾一整壺水，只為了煮一人份咖啡。

時間的刻度陷入笛音壺裡裊裊蒸發，壺叫得再哀怨我也絲毫不急。

直屬主管最有興致的就是每天早上九點半開晨會，讓團隊成員們站成一個圓，衣服夾紅帶綠花俏斑斕，像老古董們趕潮流過聖誕節，臉色羞赧支支吾吾會報進度。這麼索然無味的腳本，我竟遵循演出了好多年。原來人生裡出一件大事，每條待辦清單都變成小事，沉落海底融化至屍骨無存。

邊給濾杯裡的咖啡粉澆熱水，我回想起大學畢業就去日本讀研、工作的女友人曾說，當地文化中有種辭職叫「壽退社」，指結婚後從職場幸福引退。她壽退社那天，受到入社以來最熱烈掌聲，接手職務的後輩奉上一盒黑箱花束，盒裡高坐一對絨毛娃娃，新郎小熊戴著高禮帽打領結，新娘小熊倒飭白頭紗捧花，臉上表情笑得像擠眼淚。

她事後和我訕笑，「我不懂，結婚有什麼好辭職的，離婚那麼丟臉才該辭吧！」

多謝女友人料事如神，也一併順應了我媽說我的那句：「嘴巴壞的女人不會幸福」，我開始了貼著羞恥標籤的新單身生活。



一個人續住偌大的三房兩廳，用存款付高額房租，實屬不智。當初為了和房東殺價好存頭期款，咬牙簽了三年合約，誰想得到離婚手續比直上雲霄的房價速度還快呢？不過我沒立場抱怨前夫瀟灑走人，畢竟是我堅持要住天龍國。君不見，改朝換代也換不掉的大紅大紫女主角雛形：奧黛麗赫本、凱莉布蕾蕭、艾蜜莉在巴黎，都是身處市中心優雅揮揮手，就隨時跳上簇新整潔的計程車啊！求學也好、工作也罷，漂來大城市落腳的女孩們，都夢想過自己能華麗麗地周旋於工作與愛情之間吧。

再者，這間三十年的老華廈公設少得迷人，三個房間裡，尺寸適中的當主臥；小的無對外窗，充當書房與儲藏室；最大的那間是我的更衣室，坐北朝南、採光明亮，沿牆排列了八個式樣相同的衣櫃，還容得下一座立地旋轉鏡櫃。櫃面拉開即見層架上安靜躺著洋洋灑灑的飾品們，每天輪流陪我驍勇善戰這個世界。

「結果，我現在是那個沒死成的東尼瀧谷的老婆，一個人住在小百貨公司裡，等老了孤獨死。」席地坐在更衣室內，和女友人視訊報告我離婚了。隔了一片海，眼前泛起霧，彷彿現實也晃晃泱泱在水中流盪，沒那麼咄咄逼人杵在鼻尖。

她頓了幾秒，「人本來就是孤獨的吧，哪管結婚離婚。況且凱莉是肥皂劇，東尼瀧谷至少是文學作品。妳想當那種女主角？」

我樂了，她也樂了。一起笑得人仰馬翻，淚水鼻涕齊流。

「妳不要講這麼庸俗的話安慰我好不好？我都還不知道怎麼跟我媽說我離婚又失業了。」

我的苛刻寡淡恐怕是承襲母親，父母離異的時候我先選了爸爸，可惜爸爸選了外面的新家庭，這件事永遠是我和媽媽情感的利刃，戕害了我們母慈女孝的可能。媽媽極重視顏面，拚命考上普通高中卻沒能讀大學，因為重男輕女的外婆將家中資源全分配給舅舅們；在保守的年代自由戀愛又沒生到兒子，最終成了延命多年的離婚導火線。各種時代的傷口未結痂成疤，一摳就汨汨流血，現在再添一件獨生女失婚失業的新聞頭條，我都怕我媽要尋死覓活了。

「嗤。想太多，妳以為妳很重要，我只為妳活啊？」我依稀聽見母親那天生細軟的嗓音，冷冷淡淡吐出連環子彈，我想逃命但子彈會飛，不偏不倚繞著我轉，然後硝煙聲起，倒在血泊裡的是我。

我的幻想還沒演到最高潮（我匍匐在媽媽膝上，媽媽抱著我梨花帶淚），女友人倒是非常給力幫我想辦法：「妳乾脆把衣服都上網賣了吧。反正遲早要搬家，就當事先準備離開傷心地。」人生拿不定主意的時候，果然就該找女人商量，從穿什麼內衣去約會，到離婚失業的生存對策，一條龍式打包你整个人生。

不過，我傷心嗎？

我不知道。

據哲學家說，人的一生都在尋找「我是誰」和「我要什麼」的答案。我媽應比哲學家懂我，她說這輩子沒有聽話孝順的兒子，卻生養一個反骨女兒。活了三十九歲，我尚在「我不是誰」和「我不要什麼」裡兜兜轉轉。

我不是一個理想妻子。

我不是一個能逢人說嘴的好女兒。

我不是熱門肥皂劇裡大受歡迎的女主角。

我單純只是非常非常愛購入的快感。（你看過在捷運站內螢幕播放，行銷臺北的觀光廣告嗎？漂亮老外女模特兒遊臺北，嬌嗔怎麼買都不夠。我認識的女人有九成，累的時候都是先找信用卡，而不先找床。）

人無癖，不可與交，以其無深情也。比起前夫，這八座衣櫃更能證明我情比海深。我的上升處女座性格完美演繹於此：各種材質、季節、款式的黑色衣飾占其中兩櫃，按針織、雪紡、蕾絲、蠶絲、皮革、配件行頭，清楚分門別類。白、灰與從淺到深的藍色系各占一櫃，多是棉質、人造纖維，好保養也易維持衣形。一櫃收真皮包包，一櫃放鞋，按春夏秋冬的實用性拾掇整齊，必備除溼機以忌發霉，換季再拿出皮革清潔乳擦拭，一年要吞嚥我四天年假。剩餘兩座衣櫃的服裝，圖案花樣由簡至繁，供特殊場合穿搭。

這個世界上，有人正正經經走進心理諮商師的大門；有人心懷悲憫靜坐讀經；有人十分規律地在需要建議時去算命；獲得能量的方式如此多元，我便是天生來膜拜身外之物的虔誠信徒。吵最凶的時候，前夫說我迷戀物質主義、患強迫症，而我大概是那時覺悟，原來風風火火趕著三十歲結婚，就是進入一場漫長的自我探索，只是過程和結果不一定風光明媚、暖陽和煦。

拖拉一陣子後，過去工作上結識的熟人聽說我離職了，貌似雪中送炭地問我，委屈點當他下屬如何？趁火打劫卻講得很含蓄：「快過年了呢。」確實沒有工作，和沒挽著老公回鄉，並列春節最慘災難，應判為重傷可免出席；但我決定要說自己是為年後轉職養精蓄銳。



為了每天能有個想望：好好起床煮咖啡，我遂開始在網路拍賣衣物。女友人聽到我給賣場取名叫「生命是一襲華麗的袍子」，大笑罵：「賣二手商品也能這麼賣弄！」

我自嘲：「讓大文豪和數位化電商無縫接軌一下嘛。」

與其哭哭啼啼，乾脆沾沾自喜。

每天下午三點，我固定上架二十件販售品，每個商品九張照片，不直播、不套濾鏡，生活依循整單和寄包裹正常排序。我的定價很簡單：喜歡的賣一百，喜歡到心痛痛的賣兩百。不久後迅速累積了一群賣場粉絲，日算準時間搶標。我連上十天半月最心儀的黑色系衣服時，也偶遇有趣的老客人聊聊關心我：「妳黑衣服好多啊！是不是從事殯葬業呢？」我莞爾，結束一段不重不輕的感情、換掉做了幾年的工作、即將搬離喜歡的地方、賣掉想穿著進墳墓的鍾情洋裝，確實在某種程度上，是埋葬了一部分人生吧。

許多衣服於我如老朋友。老朋友之方便，在於不必贅言跟他交代你的前世今生，你的妖魔鬼怪，你的壞心眼與狼心狗肺，他們默不作聲卻了然於心，妥妥貼貼擁抱你，接納你。而那些曾為重要節慶購入、所費不貲的心頭好，則是我的老情人。老情人之隨便，剛踏進你家玄關，就脫掉裝腔作勢的黑皮衣、破牛仔褲，僅著洗到

泛白的舊T、四角褲，還有兩隻花色兜不起來的襪子，安安靜靜靠在冰箱門上，邊喝你的冰啤酒，邊咧著嘴對你笑。那骨子壞啊，真帥。就算把合照都刪掉、光腦中浮起回憶，仍覺得眼眶楚楚脹脹的，鼻頭酸酸澀澀的。

在這個只歌頌新和快的時代，戴上耳機就可以合法冷漠的時代，憑著互聯網能在家工作、交友、做愛的時代，老衣服，老包包，老鞋，豈不太懷舊美好了？

「那你迷路的時候，是打開 Google Map 還是拿紙本地圖啊？」女友人嘲諷我的無稽之談，傳來一條連結，是日本居家整理顧問近藤麻理會，以暢銷書名《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》，拍成風靡全球的 Netflix 影集。

我咕噥那不一樣，手很老實點開來充當背景音樂，邊把一件罩衫抖抖落塵、放入便利商店的寄件袋。耳邊傳來近藤說：「整理你的家，就是整理你的心。」我想起已經戴了快一年的口罩，喜怒哀懼各種情緒，都被折疊藏匿在這小小的長方形裡六根清淨了，不知道何時拿得下來呢？



後來東尼瀧谷拍成了電影，二〇〇六年臺北首映那天，是我二十五歲生日。春寒料峭的二月底，下起雨仍非常冷，我提早訂票卻加班錯過了場次。沒想到在二〇二〇的最後一個月，光點重新上映了。

電影院還是一如往常地讓人瑟瑟發抖，電影中灰燼般的寂寞氛圍，和如詩的對白交錯，編織成一條巨大而溫柔的喀什米爾圍巾，纏繞著觀眾。我並不感到孤獨，只覺得咽喉漸漸緊縛。

瘖啞之餘，想起前夫在第一次約會時問我：「妳小時候第一樣收集的東西是什麼？我的是郵票喔。」

「當然是我媽買給我的新裙子。」

作者介紹

夏至

寫過幾年廣告文案，曾為些許品牌操刀。某日忽覺除了商業文字，再也難以為繼單純為自己書寫，苦笑裡首次投獎，謝謝臺北的雨露均霑。

惠我者多，也謝謝那些心裡養了一頭小獸，把粗礪日常細細打磨成滋潤韶光的人。

評審意見

許悔之

〈購物狂的叨叨絮絮〉是我在這次十六篇進入決選的散文之中，最喜歡的兩篇之一；另外一篇，並不受其他評審青睞，所以沒有得獎。

〈購物狂的叨叨絮絮〉的文句非常流麗，但一點都不俗氣，不會「爛熟傷雅」；而且整篇都可讀可誦，充滿了音樂性。這篇散文在說一種生命的狀態——「有知覺的賴活著」。生命很多枯萎、漏失、毀壞，但人還是得活著，而知覺，就是活著的證據。

每個人心目中，都有一種自己覺得完美的散文樣式；而我作為一個散文讀者，期待的是，文章可以告訴我，別人是怎麼活著，品嚐到滋味，不管是甜美的或苦澀的……。

文不必載道，但要能帶領讀者走出一條路來。

這篇散文，帶領了我，看到城市中百無聊賴的風景，甚至跡近一絲荒涼了。